



海南中学衍林堂。

钟衍林(前排右六)与琼海中学第二十届毕业生合影。

钟衍林曾经7次远赴南洋筹集办学经费。在南洋募捐时,白天钟衍林经常西装革履,头戴法国帽,拄着手杖,彬彬有礼地向华侨细细解释募捐办学的原因、意义。晚上,他总是腋下夹着一张草席,到菜市场与当地伙计们睡猪肉摊。

钟衍林25岁便成为一校之长,并在后来的28年中创造出了海南教育史上的诸多先例。此生为教育,这位海南著名的教育家却也因了教育守着一世清贫,吃尽苦头,饱受磨难。

### 七赴南洋筹款兴学

创立学校,对25岁的钟衍林来说,仅凭教育救国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。摆在这位年轻校长面前的是缺乏办学资金的困境。

琼海中学创办的第一个学期,经费严重不足,全体教职员中除一名报时的工友每月领薪金外,其他员工包括校长钟衍林都不领薪金。他们依然是省立六师的教员,奔波于两所学校,领着六师的一份薪金,养家糊口。

要把学校办下去,唯一的方法,就是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,向社会募捐,集资兴学。

对于钟衍林曾经7次远赴南洋筹集办学经费的事情,他的子女们后来从校友口中才得知。

“爸爸刚到南洋的时候,一个人都不认识,一开始要靠做苦力来赚取生活费。”钟衍林的第六个女儿钟秀清说,父亲初到南洋时,由于华侨对父亲及琼海中学并不熟悉,所以对于捐款事宜多少有些戒心。经过父亲三番五次地上门与他们交流、沟通后,才逐渐取得华侨们的信任。“人家都说我爸爸是‘大种乞丐’,专门讨大钱办大事的。”钟秀清打趣道。

据说,在南洋募捐时,钟衍林一直努力塑造为人师表的形象,以获得华侨的信赖。他经常西装革履,头戴法国帽,拄着手杖,说起话来满是文昌人特有的礼节。这个既有西洋人的彬彬有礼,又有中国人的满腹经纶的文化人逐渐取得了华侨的认可。

在南洋,钟衍林的足迹遍布星洲、吉隆坡、马六甲等,也深入矿区、胶园如林明、山打根等。他不但一一拜会海南帮会的会长,会馆的理事长、理事等在当地华侨中有威望的人士,也拜访很多小店主、矿工和胶工。

为了节省开支,钟衍林在南洋的日子里从不住旅店,不在饭馆吃饭。钟秀清说,到了晚上,父亲总是腋下夹着一张草席,到菜市场与当地伙计们睡猪肉摊。

钟衍林赴南洋募捐,费用都是自掏腰包,从未从捐款中报销一分钱。而对于募捐得来的善款,他也一一登记在簿,并公布于众,所有善款用途都一一明示。“过去华侨们从国外汇款回来,进行兑换后多出的余款爸爸都会给他们汇回去,从不多收一分。”钟衍林的儿子钟前龙说。

### 教育子女勤俭持家学会自立

钟前龙眼中的父亲十分注重仪表,每每出门,必定穿戴整洁,手拿拐杖。但谁又知道,钟衍林的衣柜中,只有两三套像样的衣服。

这位掌握着大量资金的校长一生都过着清贫的生活。“爸爸可算是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。”钟前龙说,过去他们一家人在海口租住了一间大概只有20平方米的房子,家里八个兄弟姐妹和父母挤在这小屋之



钟衍林后人在衍林堂前合影。

# 钟衍林： 赴南洋当「乞丐」 讨大钱办大事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符王润

中,所幸兄弟姐妹之间年纪相差较大,大一些的孩子平日住在学校,这才减轻了这间小屋的些许负担。

“爸爸总是要求我们勤俭持家,他总说,等他老了以后到我们家,只要有地瓜粥招待他就满足了。”钟前龙笑着说。

钟衍林的大儿媳汪惠玲回忆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公公被打成“反革命”入狱后,当时的有关部门将公公租住的房子抄了个底朝天。“他们以为公公是个大校长,家里一定值钱的东西,谁知翻了半天,什么都找不到。”

也许正是知道自己无法给子女留下物质遗产,钟衍林非常强调子女们要学会自立自强。“爸爸对我们要求很严格,小时候他就总跟我们说要好好学习,自立自强。”钟秀清如此回忆父亲。

由于工作忙,钟衍林平日都住在位于府城的学校,唯有周日才能与家人团聚。“我们那时候就盼着爸爸能够快点回来,和我们说说话。”钟前龙笑着说,“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爸爸回来,家里伙食会改善一些。”

在钟衍林子女的记忆里,最美好的莫过于家中开音乐会的场景。“爸爸是个很乐观的人,他喜欢让我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,很开心。”钟秀清说,那时候大哥二哥拉琴,孩子们就一起唱起父亲填词,大哥谱曲的《家庭乐》。

“天上神仙府,地下家庭好。家庭之乐乐如何?生命安乐窝。”提及此歌,77岁的钟秀清哼了起来,一旁的弟弟钟前龙和小妹钟秀萍也一起轻声唱和,就如当年幼时一般。“我们每次想爸爸妈妈了,就会唱这首歌。”哼罢歌曲,钟秀清面带微笑,当年那家庭温馨和乐的场面随着歌声再次重现。

如今,钟衍林的八个子女中尚有四位健在,即便大家年事渐高,却依然保持着经常聚会的习惯。“爸爸时常教育我们要爱家,一家人要团结互助。”钟秀萍是钟衍林最小的女儿。她说,身边的人都非常羡慕自己拥有如此团结和睦的大家族。

### 一生屡遭劫难

虽身为教育家,主张教育不应陷入政治漩涡,但钟衍林一生却屡遭政治带来的劫难。

1926年,正当钟衍林把琼海中学建成初具规模,准备大范围建设的时候,一股政治旋风向他突然袭来。这便是当时的“择师运动”。

“择师运动”的导火索,是琼海中学开除两名违反校规的学生。开除破坏学校正常秩序的学生,这本是平常之事,却被有心人加以利用,掀起了“择师运动”,将矛头直接指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。“择师运动”从琼海中学开始,波及全海南。在琼海中学,运动的矛头直指校长钟衍林。对此,钟衍林顾全大局,最终撤销对两位学生开除学籍的决定。这才让这场风波得到平息。

在安全度过“择师”风潮之后,钟衍林却逃不过一个更大的灾难。1927年,国民党右派背叛了革命,在上海发动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。紧接着,国民党反动派也在海南发动了“四·二二”反革命大屠杀。国民党驻军叫嚣着“宁可枉杀一千,不可漏过一人”,接二连三地派军警到各学校逮捕教师和学生。琼海中学的许多师生被捕,校长钟衍林也不能幸免。

据说,被捕后的钟衍林临危不惧,面不改色,当时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他首先想到的是与国民党当局谈判,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琼海中学师生,一切责任都由他这个校长承担。

在经受了四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后,在海口商会的营救下,钟衍林最终得以保释出狱。

对于父亲的这段牢狱之灾,当时还未出生的钟秀清、钟前龙和钟秀萍从未听父亲提起过只言片语。

解放后的钟衍林再一次陷入了莫名的牢狱之灾。而这一次,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劫难。“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会被抓走,只是一夜之间,我们的爸爸就不能再回家了。”钟秀清回忆道。

在钟前龙眼中,父亲永远是乐观向上的。“他即便在监狱里,还经常找些设计的工作来做,比如给监狱设计新的炉灶用来蒸饭。那时候监狱里还经常找爸爸进行一些设计的工作。”

至今,钟秀萍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。那时钟秀萍还上初一。一天,她从学校走出来,偶遇被建筑队调遣出来协助工作的父亲。“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子,向我迎面走过来。我当时很想喊爸爸,但是又怕。爸爸也没有说话,他只是对着我微笑,我知道他是在用微笑鼓励我,让我要坚强自立。”12岁的钟秀萍和父亲擦肩而过,频频回头相望,却又只能沉默不语。从此,钟秀萍再没能见过父亲。回想与父亲最后的相见,69岁的钟秀萍泣不成声。

之后,对于钟衍林的离世,家人也只是从一封寄来的死亡通知书才得知。而直至今日,家里人仍无从得知钟衍林的尸骨最终埋葬何处。

“我没有什么黄金、玉屋留给你们,有的只是黑金几箩筐。希望你们以后都要自立自强。”钟衍林的子女们永远记得父亲1953年入狱前对他们的嘱咐。如今,他的后代虽没有大富大贵,却将他的精神延续了下来。钟衍林的后代中,目前共有21位教师,其中排行第二的女儿钟秀春曾任小学副校长,排行第七的钟前龙曾经担任中学副校长。

“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,这是最珍贵的遗产。”钟前龙说。

钟衍林办校生涯创下诸多海南第一:

- 在琼海中学附属小学设立免费学额,属海南教育史上的第一次。
- 第一次在海南尝试工读制度;
- 第一个开创募款兴学之人;
- 创设了海南第一所幼儿园;
- 第一个率先在琼海中学倡建童子军;
- 领导创立海南第一所私立中学;

本版图片由符王润翻拍